

程

史

一





史 程

(一)

著 珂 岳

程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吳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盆杆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職名讖

隆興按鞠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牌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黥鬼醒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喻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識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衡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贊啓

楚齊僭冊

優伶談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孝論事

鸚鵡諭

月中人妖

梓牧相衛

解禪偈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冠

鼈渡橋

燕山先見

蠲毒圓

憲聖護賢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庸賢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鵬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療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三則

王廬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兄赦書

丹稜吳蟻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二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永清古琴

遷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艮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北諸葛亮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奉詔移爲齊徽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律詩

題翠嚴寺

寄浮屠慧海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詞

滿江紅

小重山

亦齋雜著

經進百韻詩

籲天辯誣通敘

附劉瑞雜著

孝娥井銘

有序

王公祠記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一 十二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泰支並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

處技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成五以天下爲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旣平旣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燁茲芝胡爲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旃曷不于他于二

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蠶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卽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迄于建儲云

藝祖崇識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伴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識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崇識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

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僭其先後莫知其孰謬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并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起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跡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

唯騎省巨剛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醅復者亦勑且默矣余按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聘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鉉嘗出手編辨鷺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璆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

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遜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頽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冤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潭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棟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頌言罷洪

文安遷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適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衆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薊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闌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惟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裏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夫人下宣旨抱

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裹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轡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裹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家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誦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噲驚人而邊帥秦安皆莫之知偃

無所適開夏會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選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述其所憩執之夏會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曰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爲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會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

龍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計矣紫微益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爲不及旣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津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爲之序

琵琶亭衛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旣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衛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

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銀謝遣之旣而甲寅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訕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圓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卽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墀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撒而方之如矩墻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

一時迄功第賞修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
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
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
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
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
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
總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子有奇
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坐
宜生方踴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
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
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脫然
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劔
宜生心欲以嚴莊尙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
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

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秦有大姓吳
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
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
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
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傭傭事惟恭主人
乃爾寔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
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
餽而汝獨孫諸傭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魚
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
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縣翁曰官購方急
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
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
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
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梃夜濟宜生于
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子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
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

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
上書自言道因虛實不見用康而致之黃龍會赦
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呼歸之士謂之歸
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
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
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
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
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
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
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固備大蒐而譯者傳造舟調
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
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
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
是始大驚及高景山告虜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
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
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

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
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
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惟埋於先一折
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
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益杆

余居負山在淦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
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墮
壁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盤其半獨餘
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
元年五月大雨噴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甕流下
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
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
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墮壁周半墮骨髮
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盈二十餘左壁有一燈
尚熒熒取之卽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

盤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薨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蓐器有銅帶數鈎髹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環

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望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旣哀而拚之旣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堙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唐韋陟五朵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役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噴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閭留

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杆復借送官獨盆偶積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數也因志于此以俟博哉

程史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隘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峰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釣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鸞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蔥之符秦檜顧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檜猶戀戀不能決去請

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暉躬朝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覺爲今佑聖觀蓋昔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麕字說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官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麕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